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### 第一九〇回 計全忠心遭毒器 李昆為友盜靈丹

卻說吳成來到公館門外，觀看道路，忽見一條黑影，躡進牆內去了。吳成心內納悶：這是什麼人呢？大凡夜行人有規矩的，不過二更，總不出去行事，莫非於賢弟怕我有失，前來相助？他是綠林出身，難道這時候就進去不成？自己一縱身，跳上房屋，看了一眼，靜悄悄毫無動靜。躡房跳脊，來到東廂房上，將身從簷頭探看，屋內燈火全無。側耳一聽，微聞打呼之聲。心中一想：只怕不是施不全罷，但不知他歇在那間房內。轉身來到廳上，寂靜無聲。暗想這個時候，他們決不在廳上的了。又到西廂房，把兩足勾住了瓦楞，將身從簷頭倒接下來。

見窗內燈火未熄滅。將指尖著些唾津，在窗紙上戳了個月牙孔，用一目向屋內張看。見桌上燈火半明半滅，炕上躺著一個人，面向裡睡著。吳成看了一回，只是認不出誰來。這是什麼原故呢！只因吳成沒見過施公，如今天氣炎熱，到了夜間睡覺，身上只有襯衫襯著，無論大人、從人，總是一樣；再加燈光將滅，暗暗的瞧不見，脫下的衣服，拋在那裡，故此認不出來。

有的人會說道：「雖則吳成認不得施公，難道沒聽見人家說過，施不全是個□樣景嗎？」列公不知，有個緣故：大凡一個人睡的時候，與平時不同。憑你趺足、攤手、駝背、獨眼、麻面、缺嘴、歪嘴，要是不見臉面，再也看不出來。當時吳成看了半天，認不出誰來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也不管他是大人、從人，我且下去，見一個殺一個，先把此人開刀，總有個施不全在內。」想定主意，把手抓住窗格上檻，一個倒垂簾勢，將兩足一落，翻身下來，腳踏實地。輕輕把窗格開了，躡進屋內。

一回手早把背上戒刀拔在手內，一個騰步，已到炕前。這一進來不打緊，早把桌上那盞半明將滅的燈火撲滅了。吳成舉起戒刀，往炕上那人攔腰砍下。只聽的拍的一聲，吳成吃了一驚，明知此人本領甚高，一定不是施不全了，若然這口刀把他殺死，就不是這個聲音了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此人早已跳將過來，一手便從壁上抽刀，望著吳成便砍。這吳成這一刀砍了空，情知不好，倘然驚動了大眾全來，難以脫身。連忙將戒刀往上一提，當的一聲，吳成力大，早把那人的單刀直蕩開去。吳成不敢戀戰，嗖的躡出窗外；計全隨後出來。那頭陀已上房屋。計全因為與眾人賭氣，並不喊叫他人，獨自一個追上房屋。見頭陀在前面，連躡帶跳，計全跟將過去。吳成見背後追來，他便躡到門前，飄身下去，也不回興隆店去，只望東南唐官屯大路奔跑。計全哪裡肯放，隨著也下房來，一路追趕下來了。

吳成出了奉新驛，回頭一看，見他追得近了。原來那計全有名的飛腿，吳成如何跑得過他？吳成一想：此地四下無人，正好把他結果了性命。一回手從袋內扯出一件東西，扭轉頭來說聲：「著罷！」計全正在後面追趕，看看趕上，相離不及二丈光景，忽見他一回頭，發出一道寒光，直奔面門而來，要想躲閃哪裡來得及？算是偏得快，肩頭上早已著了一下。情知不好，也不管中了什麼暗器，只不覺疼痛，一味的發麻，就知必定中毒藥暗器，只怕性命難保，急忙回轉身來便走。吳成哈哈大笑說：「沒用的糟囊，慢慢的跑罷！佛爺有好生之德，不來殺你，放你逃生去罷！」說著大搖大擺，回轉玄壇廟去了，我且慢表。

再說神眼計全，一路奔回公館，要想躡房而進，哪得能夠？

只覺遍體酥麻，精神昏亂，只得把公館門亂敲。裡面家人聽得有人打門，問係何人半夜前來敲門？聽得是計老爺的聲音，連忙開門。見他面上改色，隨即問說：「計老爺何故這般光景？」

計全說：「你去告訴黃老爺，說我中了毒藥暗器呢！」家人聽了大驚，一面關門，一面送信與黃天霸、關小西。眾人得知，一面點燈，扶了計全來到自己屋內，放在炕上。裡面眾人得信，一齊來到計全屋內。天霸便問計全：「如何中的暗器？」計全一絲沒氣的，言方才吳成行刺，自己如何追趕，被他發出暗器，中了肩頭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天霸仔細一看，把暗器拔將出來，卻是一柄五寸長的竹葉飛刀。那傷口內並無血出，只流黃水，就知道此事不好。這時施大人得信，也來省視。眾人讓大人坐定。施公見計全雙目閉著，昏沉要睡的光景，便問：「黃副將，此事怎的？」黃天霸便把計全說的話，照樣學說一遍。施公聽得計全一片忠心，保護自己，教他中了毒藥暗器，分明性命難保，心中□分難受，便問：「眾位可能救得計壯士才好。」只見李公然開口說道：「大人且請寬心。我的師叔那裡有藥，專能救治此傷。因我這師叔專能用毒藥暗器，故此有這樣靈藥，只要敷上，立刻能起死回生。」施公便問：「公然賢弟，你師叔姓甚名誰！住在哪裡？可還來得及呢？」公然說：「我師叔姓方，名叫方世杰。他住在靜海縣南，地名方家堡，離此有七□里光景。」施公聽了，眉頭一皺說：「來回須要一日有餘，只怕來不及救哪！」關小西說：「就請公然兄立刻動身，到明日黃昏便可回來了。」李公然說：「大人只管放心，大凡中了毒藥暗器，極厲害的也耐得二□四個時辰。」不知計全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